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外国少年文学卷

阿·柯南道尔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 主 编 韩作黎
●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CDA
:9
G4

428 CDA :9 G4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44B-5

(九)

[英]阿·柯南道尔 著

陈少硕 译

中国 ~~和平~~ 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陈少硕译.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福… II. ①柯… ②陈…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5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三 疑 案

坦白地说，一听完这些话，我都浑身发抖了，医生的声调也在发颤，这说明连他都被亲口说给我们听的那件事所深深地震动了。福尔摩斯惊异地向前探着身，两眼显出当他对一件事极感兴趣时所特有的炯炯发光的专注的眼神。

“您真看到了吗？”

“清楚得就像现在我看见您一样。”

“您也没有说什么吗？”

“说又有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别人就没有看到呢？”

“爪印距尸体约有 20 码，没有人会去注意。我想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传说的话，恐怕也不会发现它。”

“沼地里有很多看羊的狗吗？”

“当然有很多，但是这只并不是看羊狗。”

“您说它很大吗？”

“大极了。”

“它没有接近尸体吗？”

“没有。”

“那是个什么样的夜晚？”

“又潮又冷。”

“并没有下雨吧？”

“没有。”

“夹道是什么样的？”

“有两行水松老树篱，高 12 英尺，种得很密，人不能通过，中间有一条 8 英尺宽的小路。”

“在树篱和小路之间还有别的东西吗？”

“有的，在小路两旁各有一条约 6 英尺宽的草地。”

“我想那树篱有一处是被栅门切断了的吧？”

“有的，就是对着沼地开的那个栅门。”

“还有其他的开口吗？”

“没有了。”

“这样说来，要想到水松夹道里来，只能从宅邸或是由开向沼地的栅门进去罗？”

“穿过另一头的凉亭还有一个出口。”

“查尔兹爵士走到那里没有？”

“没有，他躺下的地方距离那里还有 50 码左右。”

“现在，摩梯末医生，请告诉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所看到的脚印是在小路上而不是在草地上吧？”

“草地上看不到任何痕迹。”

“是在小路上靠近开向沼地的栅门那一面吗？”

“是的，是在栅门那一面的路边上。”

“您的话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还有一点，栅门是关着的

吗？”

“关着，而且还是锁着呢。”

“门有多高？”

“4英尺左右。”

“这样说，任何人都能爬过来了？”

“是的。”

“您在栅门上看到了什么痕迹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痕迹。”

“怪了！没有人检查过吗？”

“检查过，是我亲自检查的。”

“什么也没有发现吗？”

“简直把人搞得糊里糊涂，显然查尔兹爵士曾在那里站过5分钟到10分钟的样子。”

“您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从他的雪茄上曾两次掉下烟灰来。”

“太妙了，华生，简直是个同行，思路和咱们一样。可是脚印呢？”

“在那一小片沙砾地面上有他留下的许多脚印，我看得出来有别人的脚印。”

歇洛克·福尔摩斯带着不耐烦的神情敲着膝盖。

“要是我在那里该多好！”他喊道，“显然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案件，它为犯罪学专家提供了进行研究工作的广泛的好

机会。我本可在那片沙砾地面上发现一些线索来的；但是，现在那些痕迹已被雨水和爱看热闹的农民的木鞋所消灭了。啊！摩梯末医生，摩梯末医生啊，当时您为什么不来叫我呢！说真的，您该对这件事负责。”

“福尔摩斯先生，我无法既请了您去，而又不把这些真相暴露于世，而且我也已经说明不愿这样做的原因了。同时，同时——”

“为什么您犹豫不说呢？”

“有的问题，就连最精明老练的侦探也是无可奈何的。”

“您是说，这是一件神怪的事情吗？”

“我并没有说得那样肯定。”

“您是没有肯定这样说。但是，显然您是这样想的。”

“福尔摩斯先生，就在这件悲剧发生之后，我还听到过一些很难与自然法则相符合的事情。”

“请举例说吧。”

“我知道在这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前，就有些人曾在沼地里看到过跟所说的这个巴斯克维尔的怪物形状相同的动物，而且决不是科学界所已知道的兽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一只大家伙，发着光，狰狞得像魔鬼似的。我曾向那些人询问过；其中有一个是精明的乡下人，一个是马掌铁匠，还有一个是沼地里的农户；他们都说了关于这个可怕的幽灵的相同的故事，完全和传说之中的狰狞可怕的猎狗相符。您可以相信，全区

都被恐惧所笼罩了，敢在夜晚走过沼地的一定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了。”

“难道您——一个有着科学素养的人，会相信这是神怪的事吗？”

“我也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至今为止，我的调查工作的范围还仅限于人世，”他说，“我只与罪恶做了稍许的斗争。但是，要接触到万恶之神，也许就不是我之力所能及的了。但是无论如何，您总得承认，脚印是确实存在的吧。”

“这只古怪的猎狗确是实在得足以撕碎人的喉咙了，可是它又确实像是妖魔。”

“我看得出来，您已经非常倾向于超自然论者了。可是，摩梯末医生，现在请您告诉我，您既持有这种看法，为什么还来找我呢？您以同样的口气对我说，对查尔兹爵士的死进行调查是毫无用处的，而您却又愿意让我去调查。”

“我并没有说过要请您去调查啊。”

“那么，我怎样才能帮助您呢？”

“希望您告诉我，对于即将抵达滑铁卢车站的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应该怎么办呢？”摩梯末医生看了看他的表，“他在一个钟头零一刻钟之内就要到了。”

“他就是继承人吗？”

“对了，查尔兹爵士死后，我们对这位年轻的绅士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一直就在加拿大务农。根据我们的了解，他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是个很好的人。我现在不是作为一个医生，而是作为查尔兹爵士遗嘱的受托人和执行人说话的。”

“我想没有其他申请继承的人了吧？”

“没有了。在他的亲属之中，我们唯一能够追溯到的另一个人就是罗杰·巴斯克维尔了。他是兄弟3个之中最年轻的一个，查尔兹爵士是最年长的一个，年轻时就死了的二哥就是亨利这孩子的父亲。三弟罗杰是家中的坏种，他和那专横的老巴斯克维尔可真是一脉相传；据他们说，他长得和家中的老修果的画像惟妙惟肖。他闹得在英格兰站不住脚了，逃到了美洲中部，1876年生黄热病死在那里。亨利已是巴斯克维尔家最后仅存的子嗣。在1小时零5分钟之后，我就要在滑铁卢车站见到他了。我接到了一份电报，说他已于今晨抵达南安普敦。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您打算让我对他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让他到他祖祖辈辈居住的家里去呢？”

“看来很应该是这样，不是吗？可是考虑到每个巴斯克维尔家的人，只要到那里去，就会遭到可怕的命运。我想，如果查尔兹爵士在死前还来得及能和我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警告我，不要把这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人和巨富的继承者带到这个致命的地方来。可是，不可否认的，整个贫困、荒凉的乡区的繁荣幸福都系于他的来临了。如果庄园里没有个主人，查尔

兹爵士做过的一切善行就会全部烟消云散。由于我个人显然对这事很关心，恐怕我个人的看法对此事太大的影响，所以才将这案件向您提出来，并征求您的意见。”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您的意见是说，有一种魔鬼般的力量，使达特沼地变成了巴斯克维尔家人居处不安之所——这就是您的意见吗？”

“至少我可以这样说，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非常可能的。”

“是的。可是肯定地说，如果您那神怪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青年人在伦敦就会像在德文郡一样地倒霉。一个魔鬼，竟会像教区礼拜堂似的，只在本地施展权威，那简直太难以想象了。”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亲身接触到这些事情，也许您就不会这样轻率地下断语了。根据我的理解，您的意见是这位青年在德文郡会和伦敦同样的安全。他在 50 分钟内就要到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先生，我建议您叫上一辆出租马车，带走您那只正在抓挠我前门的长耳猎犬，到滑铁卢去接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然后呢？”

“然后，在我对此事作出决定之前，什么也不要告诉他。”

“您的决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作出呢？”

“24 小时。如果您在明天 10 点钟能到这里来找我的话，

摩梯末医生，那我真是太感谢您了；而且如果您能偕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同来的话，那就会更有助于我作出未来的计划了。”

“我一定这样作，福尔摩斯先生。”他把这约会用铅笔写在袖口上，然后就带着他那怪异的、凝目而视和心不在焉的样子匆忙地走了。当他走到楼梯口时，福尔摩斯又把他叫住了。

“再向您提一个问题，摩梯末医生，您说在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前，曾有几个人在沼地里看见过这个鬼怪吗？”

“有3个人看见过。”

“后来又有人看见过吗？”

“我还没有听说过。”

“谢谢您，早安。”

福尔摩斯带着安静的、内心满足的神情回到他的座位上，这表示他已找到了使他感兴趣的工作了。

“要出去吗，华生？”

“是啊，不过如果能对你有帮助的话，我就不出去。”

“不，我亲爱的伙伴，只有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我才会求助于你呢。真妙啊，从某些观点看来，这件事实在特别。在你路过布莱德雷商店的时候，请你叫他们送一磅浓烈的板烟来好吗？谢谢你。如果你方便的话，请在黄昏前不要回来，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把早上获得的有关这极为有趣的案件的种种印象比较一下。”

我知道，在精神高度集中，权衡点滴证据，作出不同的假设，把它们对比一下，最后再确定哪几点是重要的，哪些是不真实的时候，闭门独处，苦苦思索，对我朋友说来是极为必要的。因此我就把时间全部消磨在俱乐部里了，黄昏前一直也没有回到贝克街去。在将近9点钟的时候，我才又坐在休息室里了。

我打开门，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着了火似的，因为满屋都是烟，连台灯的灯光都看不清了。走进去以后，我总算放下了心，因为浓烈的粗板烟气呛得我的嗓子咳了起来。透过烟雾，我模模糊糊地看到福尔摩斯穿着睡衣的身影蜷卧在安乐椅中，口里衔着黑色的陶制烟斗，周围放着一卷一卷的纸。

“着凉了吗，华生？”他说。

“没有，都是这满屋的毒雾造成的。”

“啊，你说得对，我想空气也确实够浓的了。”

“浓得简直无法忍受。”

“那么，就打开窗子吧！我看得出来，你整天都呆在俱乐部里吧？”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说得对吗？”

“当然了，可是怎么——”

他讥笑着我那莫名其妙的神情。

“华生，因为你带着一身轻松愉快的神情，使我很想要要

小把戏拿你开开心。一位绅士在泥泞的雨天出了门；晚上回来的时候，身上却干干净净，帽上、鞋上依然发着亮光，他一定是整天呆坐未动。他还是个没有亲近朋友的人，这么说来，他还会到哪里去过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是，相当明显。”

“世界上有的是没有人看得出来的明显的事。你以为我是呆在什么地方的？”

“这不是呆在这里还没动吗？”

“正相反，我到德文郡去过了。”

“‘魂灵’去了吧？”

“正是，我的肉体一直是坐在这只安乐椅里。可是遗憾的是，我竟在‘魂灵’已远远飞走的期间喝掉了两大壶咖啡，抽了多得难以相信的烟草。你走了以后，我派人去斯坦弗警局取来了绘有沼地这一地区的地图，我的‘魂灵’就在这张地图上转了一天。我自信对那个地区的道路已了如指掌了。”

“我想该是一张很详细的地图吧？”

“很详细。”他把地图打开了一部分放在膝头上。“这里就是我们特别应给予特别关注的地区。中间的地方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

“周围是被树林围绕着的吗？”

“是的。我想那条水松夹道，虽然在这儿并没有注明，一定是沿着这条线伸展下去的；而沼地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是

在它的右侧。这一小堆房子就是格林盆村，咱们的朋友摩梯末医生的住宅就在这里。在半径5里之内，你看得到，只有不多的几座零星散布的房屋。这里就是事件里提到过的赖福特庄园。这里有一所注明了的房屋，可能就是那位生物学家的住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姓斯台普吞。这里是两家沼地的农舍，高陶和弗麦尔。14英里以外就是王子镇的大监狱。在这些分散的各点之间和周围伸延着荒漠凄凉的沼地。这里就是曾经演出悲剧的舞台，也许由于我们的介入，在这舞台上还会演出些好戏呢。”

“这一定是个荒野之地。”

“啊，左近的环境可真太合适了，如果魔鬼真想插足于人世间的的事情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也倾向于神怪的说法了。”

“魔鬼的代理人可能是血肉之躯呢，难道不会吗？咱们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究竟是不是发生过犯罪的事实；第二，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罪行和这罪行是怎样进行的？当然罗，如果摩梯末医生的疑虑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要和超乎一般自然法则的势力打交道了；那样，我们的调查工作也就算是该结束了。但是我们只有在各种假设都被推翻之后，才能再回到这条路上来探索。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咱们得关上那窗户了。很奇怪，我总觉得浓厚的空气能使人们的思想集中。虽然我还没有到非钻进箱子去才能思考的地步，可是我相信，如

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势必会得到那样的结果呢。这件案子，你在脑子里思考过了吗？”

“是的，白天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

“你的看法怎么样呢？”

“太扑朔迷离了。”

“这案件确有其独特之处。它有几个突出的地方。譬如说吧，那足迹的变化，对这一点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摩梯末说过，那人在那一段夹道上是用足尖走路的。”

“他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傻瓜在验尸时说过的话。为什么一个人会沿着夹道用足尖走路呢？”

“那么，该怎样解释呢？”

“他是在跑呢，华生——拼命地跑着，他在逃命，一直跑到心脏破裂伏在地上死去为止。”

“他是为了逃避什么才跑的呢？”

“咱们的问题就在这里。种种迹象都说明，这人在开始跑以前已经吓得发疯了。”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据我想象他恐惧的原因是来自沼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最可能的是：只有一个被吓得神经错乱的人才会不向房子而向相反的方向跑。如果那吉卜赛人的证词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话，他就是边跑边呼救命，而他所跑的方向却正是最不可能得到救助的方向。还有就是，当晚他在等谁呢？为什

么他要在水松夹道而不在自己的房子里等人呢？”

“你认为他是在等人吗？”

“那人年事较长并且身体虚弱，他会在傍晚时分散散步的；这是我们能理解的；可是地面潮湿而夜里又那样冷。摩梯末医生的智慧确是值得我大大赞赏的；他根据雪茄烟灰所得出的结论，说明他竟站了5分钟或10分钟的时间，难道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出去啊！”

“我不以为他每天晚上都在通向沼地的门前伫立等待。相反的，有证据能说明他是躲避沼地的。那天晚上他是在那里等过的，而且是在他要出发到伦敦去的前一个晚上。事情已经略见端倪了，华生，变得前后相符了。请你把我的小提琴拿给我，这件事等咱们明晨和摩梯末医生与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见面时再进一步考虑吧。”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我们的早餐桌很早就收拾干净了，福尔摩斯穿着睡衣等候着约定的拜会。我们的委托人非常遵守约会的时间，钟刚打10点，摩梯末医生就来了，后面跟着年轻的准男爵。准男爵是个短小精悍、生着一双黑眼珠的人，约有30岁模样，人很结实，眉毛浓重，还有一副显得坚强而好斗的面孔。他穿着带红色的苏格兰式服装，从外表可以看出是个久经风霜、大部时间都在户外活动的人，可是他那沉着的眼神和镇定自若的态度，显现出了绅士的风度。

“这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摩梯末医生说。

“噢，是的，”亨利爵士说道，“奇怪的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即使我的这位朋友没有建议我来找您，我自己也会来的。我知道您是善于研究小问题的。今天早晨，我就遇到了一件无法想通的事。”

“请坐吧，亨利爵士。您是说从您到了伦敦以后已经遇到了一些奇特的事吗？”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福尔摩斯先生，多半是开玩笑。如果您能把它叫做信的话，这就是我今早收到的一封信。”

他把信放在桌上，我们都探身去看。信纸的质地平常，呈灰色。收信地址是“诺桑勃兰旅馆”，字迹很潦草，邮戳是“查